

飄泊在東京

浪跡東瀛求學、求藝、求生活

皆吃盡苦頭，

僅憑繪畫的一點本領賺取生活經費。

據說，

畢業後甚至有一陣子還開起麻將館，

作為生計的主要來源。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926 ◆郭柏川辭去教職，赴日求學。陳澄波「嘉義街外」入選帝展。

1927 ◆第一回「台展」揭幕。

郭柏川赴日，起先大概沒有當畫家的念頭，甚至有一度還想學法律，但主要理由不外乎是尋求新知，探索不同的世界，和走出嶄新的未來。

●一九二六年嘉義人陳澄波入選「帝展」，這是台灣人第一次以油畫作品得到日本權威官展的肯定，也代表台灣畫家揚名東京畫壇之始。陳澄波也是台北國語學校的畢業生，入選那一年他還是

東京美校的三年級生。

●這一年，決心浪跡東瀛、尋找心情出路的郭柏川，已經來到東京。這是郭柏川生命史上最悲壯的身體大移動——從台南到基隆，渡海赴神戶，再轉東海道鐵路前往東京。離家如此遙遠，郭柏川與同輩的廖繼春、陳澄波所不同的是，廖、陳兩位美術留學生帶著家人的祝福與期待；郭柏川卻有如他同時代的日本文人，乾脆自我放逐。

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

「帝展」前身稱作「文展」，都是日本教育最高當局主辦的美展。在官尊民卑的時代，官方權威容易取得社會公信力，所以只要在官辦美展中獲獎或入選，立刻被大肆渲染，視為明日畫壇之星。由於競爭很激烈，不服官展評審的畫家也愈來愈多，他們自己組織民間畫會以示對抗。一九一九年官方為了拉攏民間畫會龍頭，成立「帝國美術院」，聘請朝野畫家當會員，來平熄他們的不滿。此後帝國美術院主辦的美展稱為「帝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自我放逐的日本文人

大正時代（1912~1926）日本人面臨世紀大瘟疫肺結核，尤其是勞心又酗酒的文人，更難逃肺病的痛苦，致使藝術家早逝的悲劇不斷發生。他們感嘆人生無常，如果再逢失戀、失意，便乾脆自我放逐。如村山槐多（1896年生）和關根正二（1899年生）兩人，他們只比郭柏川大二至五歲，但同時死於一九一九年，兩人均留下極淒美的油畫或水彩，格外令人扼腕。

台灣繪畫運動的先驅

在日治時代的台灣畫壇，陳澄波是第一位以油畫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人。早此六年的一九二〇年，雕刻家黃土水以「山童吹笛」最早入選帝展，他們同生於一八九五年。由於作品入選，台灣人得以揚眉吐氣，無形中鼓勵了有志繪畫者赴日學畫的風氣。就整個台灣繪畫運動而言，黃土水、陳澄波可說是帶動台灣繪畫運動的先驅。



2-1 黃土水（1895-1930）

生於艋舺祖師爺廟後街的窮苦人家，東京美術學校雕刻科木彫部畢業後，即以優異成績免試升入研究科。一生持續雕塑著家鄉故土的題材，1930年完成水牛群像後，因病逝世。



2-2 台灣人第一次入選帝展的作品——黃土水的「山童吹笛」。



2-4 台灣人第一次以油畫入選帝展的作品——陳澄波的「嘉義街外」。



2-3 陳澄波（1895-1947）

嘉義人，曾居上海學習水墨畫的筆墨趣味，返台後致力於台灣風景的詮釋，戰後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結束了正值旺盛時期的創作生命。

●東京美術學校本是所有美術青年的窄門，但是到了一九二六年已有黃土水、劉錦堂、王白淵、陳澄波、廖繼春、顏水龍、陳植棋等台籍生先行畢業或在學中。二〇年代初，凡報考東京美校的台灣學生，差不多都有參加考前補習素描的經驗。郭柏川自覺繪畫基礎不足，非進入美術研究班磨練素描功夫不可。

●郭柏川最早的一幅自畫像，署款為一

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從筆觸的表現上看，已相當練達成熟，可見郭柏川學畫也該有一段日子了。極可能郭柏川抵日不久就開始學畫，而人海茫茫中的孤獨情愁，是什麼因緣把他牽上美術這條路？是否利用創作來癒合心靈的創傷？

●或許藉著藝術來拯救人生逆旅，猜想郭柏川的抉擇，一旦越過痛苦必然會狂熱地走下去！





2-5 東京美術學校本館

東京美術學校於一八八九年創校，而此木造校舍於二十五週年時興建完成。一九二八年郭柏川順利考進了這所台灣人心中學習美術的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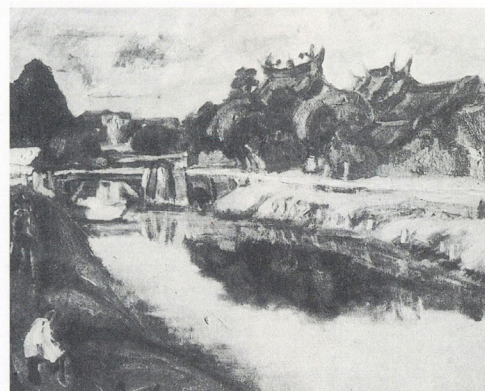
2-6 東京藝術大學

原是東京美術學校的磚造校門及鐵柵欄，至今沒有多大變化。



2-7 郭柏川 自畫像 1926年 木板·油彩 33×24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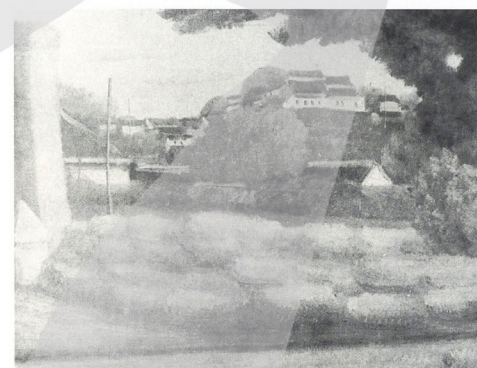
這幅郭柏川最早的自畫像，畫面筆觸練達成熟，所以在他赴日時即具有繪畫基礎。



2-8 郭柏川 遠眺蕭王廟 1927年
(第一回台展入選作品)



2-9 郭柏川 關帝廟前的橫街 1929年
(第三回台展入選作品)



2-10 郭柏川 杭州風景 1930年
(第四回台展入選作品)

●一切都在為投考東京美校而準備，一九二七年第一屆台灣美術展覽會從台北發出英雄帖，郭柏川人在日本，寄回的油畫「遠眺蕭王廟」幸獲入選。郭柏川破天荒首次在台灣由官方主導的美術比賽中，旗開得勝，更充分強化了他想成為畫家的信念。獨自浪跡天涯，終於有了極明確的目標——一心一意要考上東京美術學校。

●一九二八年幸運的消息傳來，郭柏川金榜題名，東京美術學校又多了一名台

灣來的美術青年。這一年，陳植棋還是西洋畫科三年級生，郭柏川雖然是同科的新鮮人，但已是二十八歲的老學生。

●人生目標既定，唯有力爭上游，而另一方面也應該返台攤牌家庭問題。入學後第一個暑假他回來了，母親卻已去世。郭柏川向妻子提出離婚，可以想像他將遭到族人多少屈辱和謾罵。在那個封建和保守的時代，離婚是非常違經叛道的，無法得到諒解的郭柏川，為不忍中輟學業，只好黯然回到東京。



2-11 陳植棋 (1905-1931)

生於台北南港富豪之家，1922年因台北師範學校學潮事件被迫退學，轉而負笈東瀛步上藝術之路，曾籌組「七星畫壇」、「赤島社」。



2-12 陳植棋 玫瑰 1927年 油畫

才華洋溢的陳植棋，卻因肋膜炎復發而早逝，畫中晦暗背景下的垂首玫瑰，彷彿早已透露了生命的終結。

東京美術學校的教室制

日本繪畫或工藝自古就有學徒制度的傳統，有點像教中國功夫一般嚴格，當老師不滿弟子的表現時，可以宣告「破門」，中止師徒關係。東京美術學校最早實施教室制的是日本畫科，後來雕刻科與西洋畫科也跟進。學生到二年級以後可以選擇自己心儀的教授為終生恩師，當然此一制度也容易變成畫閥門派，或者產生學生永遠跳脫不出老師那一套的負面影響。



2-13 黑田清輝 讀書 1891年 油畫 98×79公分

● 升上二年級之後，郭柏川選擇岡田三郎助教室，正式進入東京美校傳統的師門制度。岡田三郎助（1869～1939）是東京美校西洋畫科的元老教授，畫風也是最典型的外光派。日本的外光派是黑田清輝自巴黎學來的印象派與寫實繪畫的折衷手法，即是印象派的市民主題有了，但印象派的陽光還沒學到。由於黑田清輝坐鎮東京美校西洋畫科，所以外光派對美校生的創作風格有直接的影響。

● 一九二四年黑田清輝去世，岡田三郎助以嫡系傳人資格取代黑田的地位，出

掌西洋畫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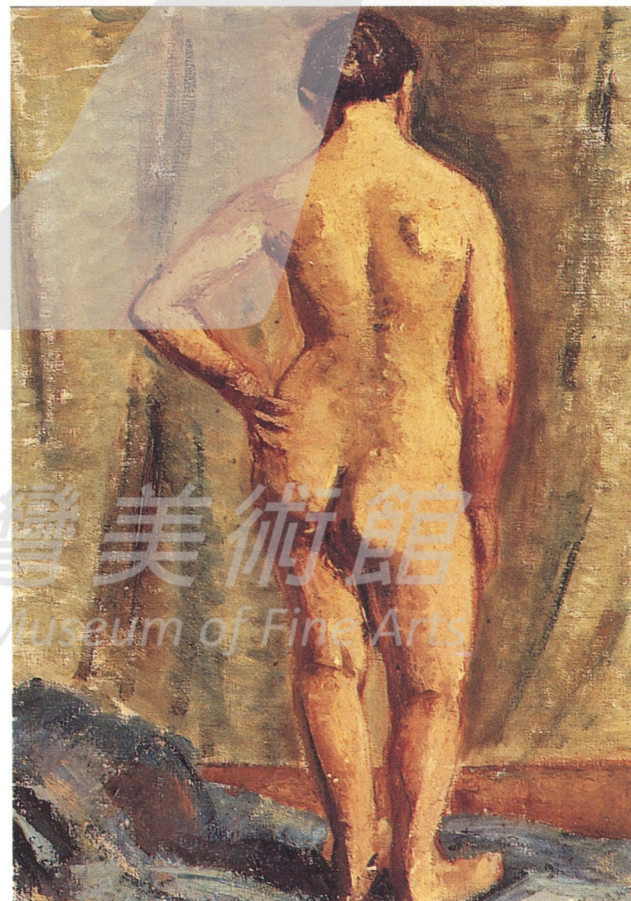
● 岡田三郎助的得意作品都是人物畫，郭柏川學生時代也主攻人體模特兒，不過他的畫法比較渾厚有勁，不像岡田那麼纖細柔美。如果說郭柏川的筆法是一種揮灑，岡田三郎助的畫風則趨向官能之美，他們師生的畫風有相當不同。

● 在東京求學期間，祖父、母親先後逝世，分到的財產也都在長兄那裡，郭柏川也不敢期望誤解甚深的家族寄來生活費，於是只有憑著繪畫的一點本領來打工。據說，畢業後有一陣子還開起麻將館，成為生計的主要來源。



2-14 岡田三郎助 菖蒲之衣 1927年

外光派的岡田三郎助，喜歡以纖細柔美的筆觸表現日本女性的東方美；師承自岡田的郭柏川，畫法則比較渾厚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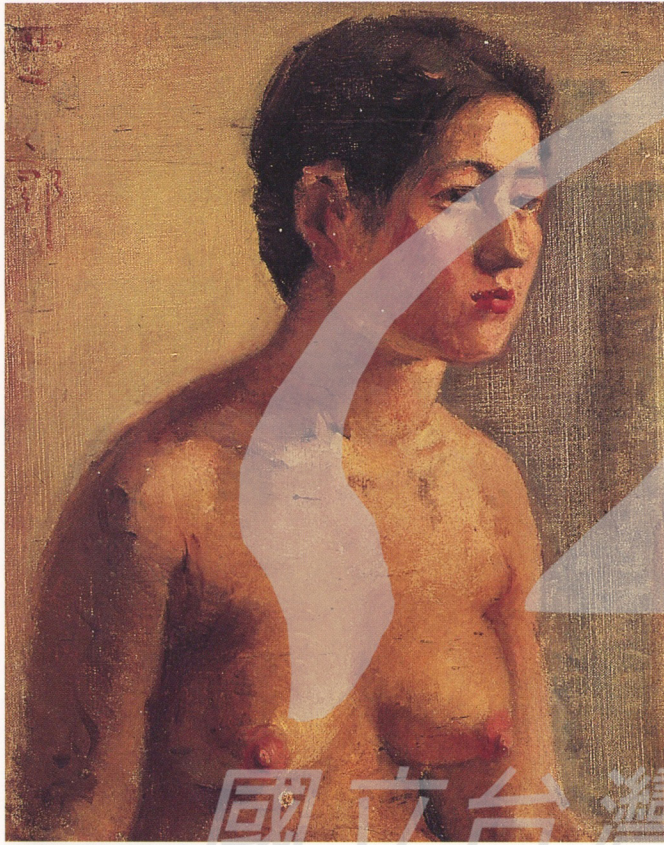


2-15 郭柏川 裸女習作 1931年 畫布·油彩 57×76公分

郭柏川的繪畫歷程之一：

學習探索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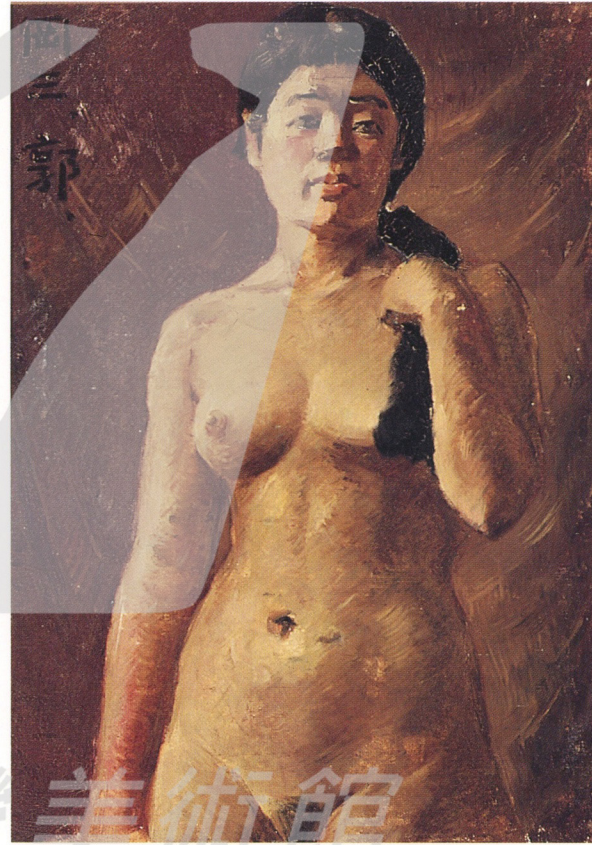
至東京求學，在岡田三郎助嚴格的訓練下，所畫的人體與人像，著重以光源現象來表現肌理，筆觸大膽厚塗，色彩則中規中矩，是典型的學院派作風。



2-16 郭柏川 裸女習作A-學生時期 (岡二)

1929年 畫布·油彩 61×50公分

進入岡田教室後，郭柏川更積極且主動研習人體畫。畫面寫有「岡二郭」字樣，即表示這是郭柏川在岡田教室二年級的作品。



2-17 郭柏川 裸女習作B-學生時期 (岡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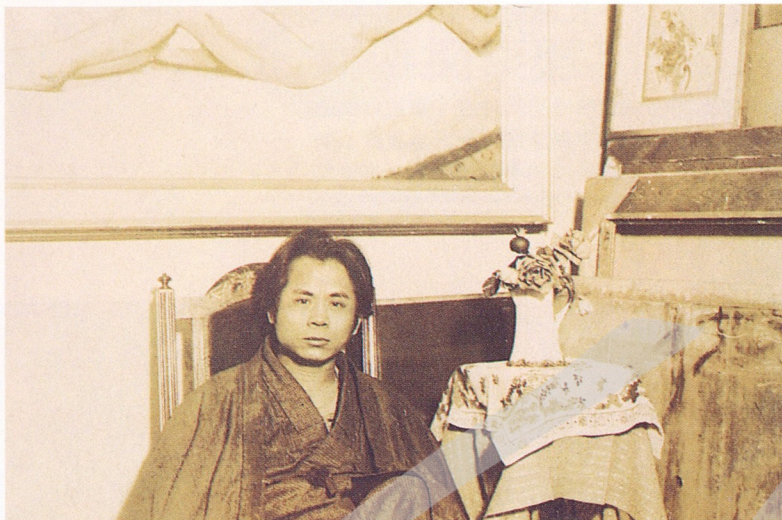
1930年 畫布·油彩 73×53.5公分

三峽畫家李梅樹也同時在岡田三郎助門下學習，也有類似取景的人像作品。



2-18 郭柏川 裸女習作 1932年 畫布·油彩

- ◆梅原龍三郎第一次來台，順道描繪台南孔廟景致。
- ◆郭柏川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留日繼續精研素描和色彩。



2-19 二十八歲的照片，當時正在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就讀經濟拮据的郭柏川，除了偶爾替人畫像、描繪和服腰帶之外，也曾憑著他短小精幹的體格及炯炯有神的威儀，當起保鏢，甚至在其師岡田三郎助的作保下開設麻將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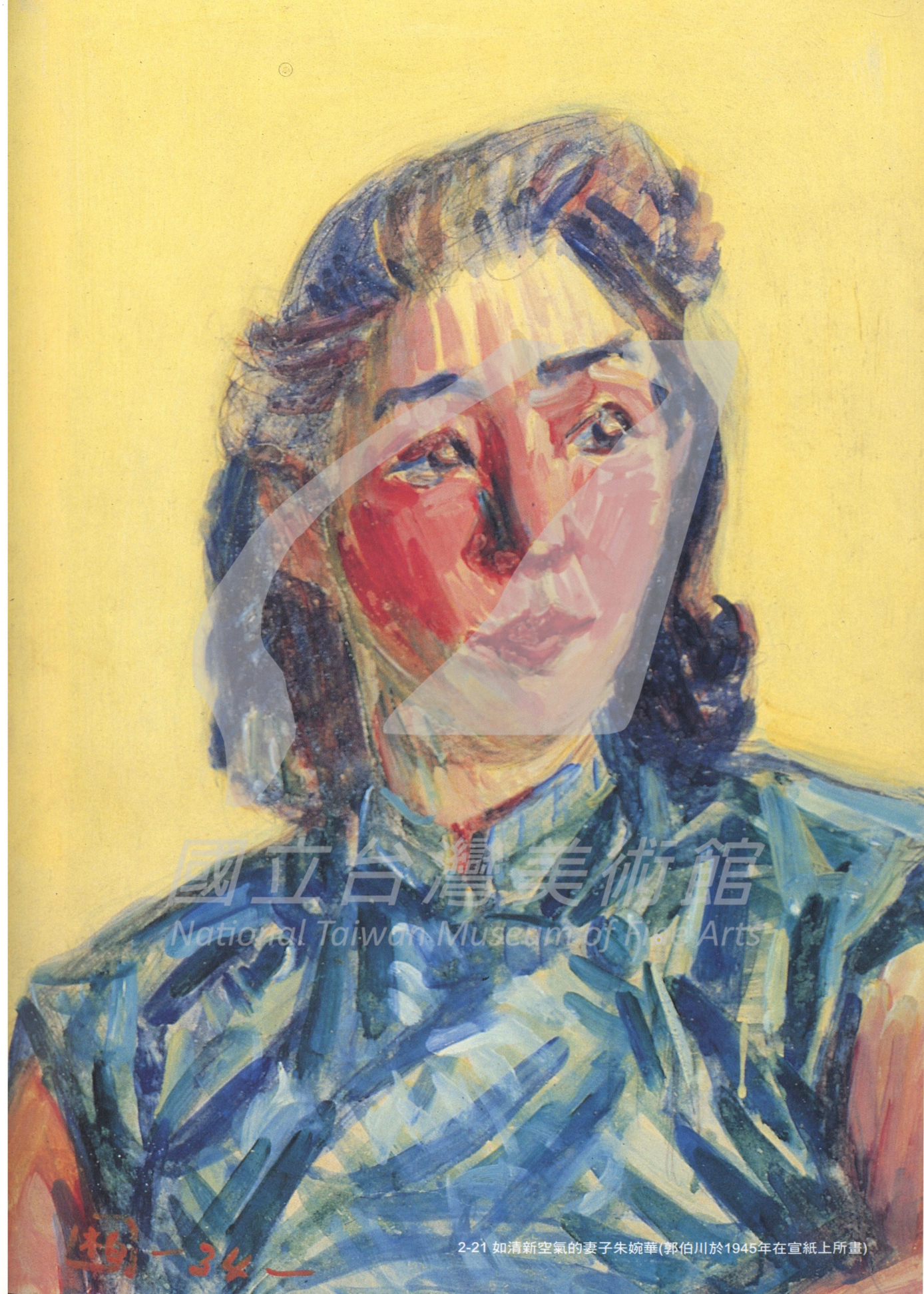
2-20 如水的紅粉知己岡（郭柏川於1930年所繪）

●總之，流浪他鄉求學、求藝、求生活皆吃盡苦頭，枯竭的心田中唯一獲得些許甘霖的，就是認識一位瞭解他、鼓勵他、安慰他的日本女子。她姓岡，是一位作家，因染患肺疾不治死亡，相處的時光雖然短暫，卻令郭柏川終生永難忘懷。郭柏川曾經認為他生命中有三位「平凡中的不凡女性」：如陽光的母親，如水的紅粉知己岡，如清新空氣的妻子朱婉華。

●女友之死，郭柏川的感情生活已完全陷入絕望。他悄悄回台灣，堅定請求結束與妻子薛荳的關係，將託寄長兄的財

產變賣作為離婚補償。他們二個女兒也已不小，分別各領一個，長女為真寄養九姑家，次女為善由母親帶走。郭柏川長年不在家，反正兩個女兒依著母親一久，跟父親也熟稔不來。等到事情處理完畢，郭柏川下定決心，情願淪落異鄉再也不回來。

●九三三年郭柏川以優異成績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時年三十三歲。他留給東京美校的畢業生自畫像，畫得瀟灑而自信。來日本七年的兩度返鄉，都是無法得到被諒解的傷心旅途，孤獨一人或許更能拾回往日的灑脫與自在。



2-21 如清新空氣的妻子朱婉華(郭柏川於1945年在宣紙上所畫)



2-22 瀟灑而自信的畢業自畫像 1933年

●三十三歲的郭柏川，早已送走青春年華，現在連感情也一起埋葬。或許只有鑽研畫藝，才能再造嶄新人生。郭柏川暫時留在日本，仍然像學生時代一樣地打工、畫圖，只是沒有指導老師，但所有的研究心得都成為他的老師。

●自赴東京習畫以來，從不曾為生計而放棄一日作畫，一直到去世前半年倒臥病榻為止。其間亦有一次在北京因黑熱病而住院，否則郭柏川每日必固定於上午至中午間作畫——於日記摘記中可見。

●台籍畫家視為頭角崢嶸的「帝展」，他從未參與，「台展」也在連續入選一、三、四回後就不見出品。畢業後的



2-23 郭柏川的東京美術學校畢業證書

幾年創作並未中輟，並潛心油畫材料學的研究和試驗，但是這段期間他為生活忙碌，為藝事沈潛，自然也為前途焦慮。在此複雜心情下，唯有廣開眼界刺激創作，才是拯救自己立定畫業千秋的上上之策。

●郭柏川又再一次的自我放逐，這一次他逕自前往中國大陸，雖然華北、東北已在日本軍閥的控制之下，但是那裡還有工作機會，可以去碰碰看。



2-24 郭柏川用以記錄作畫情形和生活事件的小冊子
在這幾本泛黃的小冊子裡，簡單的文字記載著每日發生的事情及作畫進度，可以感受到郭柏川先生巨細靡遺的生活態度，與時時勤於作畫的不懈精神。



2-25 郭柏川 裸女習作c(岡四) 1931 畫布·油彩 81x53.5cm